

陈年书事

■周 游

一个人一辈子,总会搬几次家。搬家的时候,有些头疼的,是一柜子纸质书。

人是有占有欲的,书生便容易在占有书的过程中找到一份获得者的快乐。就如一个饥饿的儿童,得到了一个烤得金黄喷香的红薯。

年轻的时候,每回去大城市,其中一件要紧的事情,便是逛书店。个人阅读的习惯,主要是文学类的书籍,所以挑选购买的多为中外文学名著。驻足书店,目光在高高矮矮的书架上浏览搜索,便喜欢施耐庵的拳脚功夫了得,男人当凭双拳两腿,一生演绎除恶扬善的传奇。又觉得吴承恩好玩得很,什么“孙行者,者行孙,行者孙”大大的妙。有朝一日自己也弄个南游记北游记,争取名传三日。或者雨果老先生的肚子是不是特别大,居然能够装下许多稀奇古怪的故事。然后,因囊中羞涩,左比右较,只带一本回家。

回家第一件事情,就是在书的扉页上写上竖式某某收藏,左侧写某年某月某日购于某城,便是宣示主权了。写之前,必要计算好两行字的位置,以及字的大小。写完,再仔细看一遍,觉得满意了,才满心欢喜的放到书架上。

过些时候,又感觉到有必要在签字处加盖一枚大红章,才更有仪式感,于是就张罗自己刻下一枚印章。稍后,在就教的学堂里找到一小块木头,用了近半个小时的功夫,木头在磨刀石的歌声里改头换面,变得周正、光滑、端庄。然后是木刻某某藏书字样,木头便高级为专属的印章了。

把以前未曾盖上印章的书籍一本一本翻出来,在写字桌上一字排开,一本一本再盖上红印。这个过程,有点像为一列士兵的制服上烙上一个徽标,从心里找到一种归属感。

有时候想,等到退休以后,就择一处古镇,跟着一个鹤发童颜的师傅学习民间木刻,雕刻各种花鸟虫鱼。那花朵胖胖的,小鱼肥肥的,鸟翘翘翘的。如果幸运,这些木刻作品可以走进别人家书籍的插页,吸住孩子看世界的眼睛。

买的书多了,就觉得正规出版的要价很伤手指头。也是,有一阵,我就成了地摊的常客。记得在地摊,淘到一套四卷本的《金庸全集》,结结实实的盗版,字比蚂蚁小,错字比牛毛多。因为崇拜金庸,所以收藏盗版的金庸小说,也该是“东成西就”吧。读书的时候,一边读一边拿签字笔在书上改错字,密密麻麻像荒芜的菜地里长了青草。试想,乔峰错成乔疯,大侠一定从书里跳出来寻仇了。横改竖改,到后来,也只有自己能够看通了。

除了书,就是杂志了。有一段时间,特别喜欢《读者文摘》,每月都散买,拿到手,就有一种探索未知的冲动。那些赞美永恒人性的短文,犹如一朵朵开放在山坡的雏菊,清香弥漫在夕阳的斜照里。一年下来,把十二本杂志按照时间顺序叠好,摆放在阳台的水泥地面上,然后找来一颗长钉和一把铁锤,给这些杂志打下若干个小孔……再用麻绳依次穿出这些小孔,绑好扎牢,便成了一本线装书了。这种木工活的过程,倒也是一种享受,锤子敲击铁钉发出的短响,从三楼的阳台飘下去,像一串音符震荡着草叶。铁钉穿击柔软的纸页,犹如目光穿过方方正正的铅字,读到一帧一帧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。

聚沙成堆。书籍积累较多,大小型号各异,又放在开放的柜子里,不久就落满一柜尘埃。这时候,在一个周末,把一层一层书本取下,用一块半干半湿的毛巾擦掉书页上的灰尘,又是一种阅读。顺便翻开一些同岁月老去的旧书,看看自己的签名盖章,知道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处,于是记忆如风过池塘,吹皱生命中的许多喜怒哀乐。过往,就如笼罩在云烟中的山峰,真实却又虚幻和遥远。

这时候,把一些不常用的旧书,摆放在一起。如看相测命,装修房屋,解读风水,祖传秘方一类的。有时楼下正巧有收破烂的大爷经过,拖长声音喊“书纸——报纸——书纸——报纸”,我便把旧书捆扎好,提到门外。等我再一看,大爷已经走掉了,于是哑然一笑,仍然将它们解散,放到柜子的角落。心里忽然有点松,像放下一肩重物。

总共搬了四次家,搬近又搬远。书柜已经不是原来的书柜,书本却还是原来的书本。人是过客,书却不是。站在书房的窗前,发一阵呆。

窗外,车流从平层和高架构筑这座城市的繁华和热闹。偶尔的喇叭声幻化为一片片枫叶,穿过窄窄的小河,落在老旧的扉页上。

如果灵魂,也能够脱离凡俗的躯壳,轻轻的飘起。



(四季清风) ■李竹华 作

西江月·秋日述怀

■贺文键

溪桥路远野渡，舟横湘江日出。多少霜天菊花误，平生买酒待沽。

渔樵蓑衣寒芦，碧水残荷鱼兔。风起长林红如曙，江山万里鸿图。

隧道口的亮光

■谭 绩

我年轻的时候，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。四周崇山峻岭,通往外面的只有一条路可以行走，那就是必须要经过半山腰上一条约一公里长的黑暗的隧道。

隧道是开矿开出的一条窄窄的坑道,阴冷而又潮湿。每当我从开满烂漫的山花的山路上走进幽黑的隧道时，我的心总是不由自主地沉重起来。阴冷的风,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，使人不经意间就产生一种时空的错觉，刚才还是鸡鸣狗吠之声不绝于耳，一下子就掉进了一个寂然无声的另一个世界。

隧道只有一小段路，我在黑暗中穿行时却总感觉走不到头，这种感觉让我对这黑暗的隧道产生厌恶之感。我要走出这个封闭的小山村,然而,我却别无选择。每当我在黑暗中摸索,即将走到隧道的出口时,我会看到那一圈圆圆的灿烂的亮光。我总会惊喜和莫名地激动起来。那亮光感觉就在眼前，其实离我还有一小段的距离，隧道的出口就在那里,只待我一步一步地接近它。

在漫长的人生中，我们所遇到的伤痛、挫折、失意、失败,其实就是我们经历黑暗隧道的一部分，当我们敢勇面对,这一切都会随之过去。当我们穿行在这黑暗而又阴冷的隧道时，成功就是伫立在黑暗隧道口的那一束亮光。当我们从那狭小的洞口钻出时,其实,我们就走进了一个更为广阔而又明媚的世界。

佳 气

■韩 河

如果在冬季了，能有连续多日的暖阳晴好，就算得上是冬天最珍贵的馈赠了。这样的时节，日光浴是必须珍惜，必须好好享受的。否则,就叫暴殄天物了。

单位有个不是很大但很精致漂亮的运动场。在食堂吃过中饭的同事，就三三两两的在那里悠闲地转着圈,聊着天……彩色的塑胶跑道,各种并未凋残的树木花草，还在翠绿着。也有些小孩子就如朱自清在《春》里描写的那样,“坐着,躺着,打两个滚,踢几脚球,赛几趟跑,捉几回迷藏”。此情此景,直把这南国的冬天错当作美妙的春天了。

出单位右转百来米，就到了岳屏公园，中午到那里散散步也很方便,而且更有一番趣味。

首先,公园里高光参天,正午的太阳透过枝叶投下光影斑驳，就有一分心情跃然之感。

然后，偶有羽毛洁白、浑身紧实、神采奕奕的鸽子,或轻舞飞扬在

树丛间,盘旋过山顶又滑翔到某一个古典式样的屋顶;或踮着细细的透着红色血脉的尖脚,在洁净的沥青路上轻悄悄地踱着,宛如这座大院子的精灵。

而这样的周末,那就要找个郊外的去处——如果有一片向阳的山林，一鉴澄澈的湖面，几百上千米的峰峦,钻一钻,走一走,攀一攀……就着农家原汁原味的土菜，小饮几盅,微醺,不醉,那就是最美好的享受了。

对了,在岳屏公园的南门外有一副颇有年月的楹联,从我记事的时候就有了。“四时佳气来衡岳,十里青山似画屏”，这是一副简洁明快的极好的嵌名联。记得以前是隶书写就,木刻的。现不知怎么给弄成金碧辉煌的颜色了,个人觉得并不见得好的。因为少了一点年代感,也是诸多无奈。

但是,我喜欢这幅早已铭刻于心的联里的“佳气”二字,也喜欢这段时间,这个城市的“佳气”。

楹联两首

■谢伯虎

题左宗棠收复新疆联

一代雄才坐镇酒泉,挥师收复新疆,妙笔从天山画起;

两江总督抬来棺木,舍命请纓大殿,奇功自雪域传开。

题谢氏东山堂宝树堂祭祖联

万里根源一脉,何处不流芳,宝树新生茂盛;

千年绩耀九州,今朝同祭祖,东山再起长兴。

寻找草尖上的露珠

■谢庭昂

五岁那年，母亲带我到乡下奔丧,刚过两天,男主人便走了——我的表哥欧方早，年龄也就三十多岁,他患的是肺穿孔。他临终前,母亲张罗着一把竹筴帚倒过来,上面裹些棉花,放在病人即将落气的床边,说是可以使病菌吸附在上面,避免感染活着的人,表嫂照办了。母亲不允许我靠近,只许我站在窗户。

不一会儿,便传来几声号啕的大哭声,是表嫂。事后,不出一个星期,我就看不出表嫂有何悲痛的地方。把余下翻过去,小山村像什么也没发生过。

表嫂家孵了一窝小鸡,长出月光毛的时候,活蹦乱跳叽叽喳喳很是可爱。我顺手拾起一块瓦片命中一只,倒地抽搐几下便没了,然后我把那只小躯壳藏到厨房的柴草下面,事后也没听表嫂提及少了一只小鸡的事。

中秋节那天,邻村一名穿着白衬衫长得帅气的谢姓中年男子,来表嫂家邀请表嫂去他家吃糍粑和晚饭,表嫂很乐意跟他一同去了……后来,表嫂改嫁了。

欧家祠堂里摆放一架水车,一个大我三岁的小伙伴爬到上面玩耍,水车突然从架子上跌落下来,砸烂了两片水车叶。恶人先告状,他立马叫来了长辈,鉴于我属东家城里来的小客人,此事也就不了了之。我的夯实,注定我要背上这口小黑锅,只是当时很委屈。事到如今,我才缓过神来,什么叫栽赃。倘若那名小伙伴还健在,我一定不计前嫌,请他喝酒叙旧……

小孩子的嘴是馋的。经过一户打糍粑的大妈家门口时,看见刚蒸出来的香喷喷的粑粑,便立在那里。慈祥的大妈看出我的心思来,迅速从簸箕里捡出两只还冒着热气的粑粑塞到我的小手上,我甚至连道谢也不会说一声,接过糍粑便飞也似的逃离了那个至今都让我脸红的场地。

最后一次见到表嫂时,我已长成一个大小伙子,而她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。她在我家房前的菜地里打猪草,我没能前去相认,她亦是怔怔地打量了我几眼,脸上流露出一缕黯淡的神色来,没错,我的表嫂!母亲也几乎同时看见了 she 曾称谓的外甥女,同样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,就像陌生人与陌生人相遇的那种无关。追本溯源,表哥系父亲姐姐之子,当属嫡亲,人走茶凉。

我陷入一片迷茫,一时半天理不出个头绪,至今也未能解开这个结。

如今,我凭记忆追溯表嫂从前的丰润与美丽,寻找草尖上的晶莹露珠已滑落、干涸。就连我呱呱坠地的桔园飘香,我也找不回,任由谁也找不回了。落下风湿骨病,伴随我一生的痛。

如今,我已七十有余,而表嫂,依然大我三十岁。

长空不断变幻色彩,游离在世间万物之上。左边是山,挺拔俊青;右边是平原与河流,清澈明净;寂寥的空旷无限放大，一个缱绻的转折连接另一个转折,浅粉色的惆怅扑面而来,又蜿蜒而去。